

旧唐书

第
一
函
十六
册

舊唐書卷十八上

本紀第十八上

武宗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諱炎穆宗第五子母曰宣懿皇后韋氏元和九年六月十二日生於東宮長慶元年三月封潁王本名瀍開成中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吏部尚書依百官例逐月給俸料初文宗追悔莊恪太子殂不由道乃以敬宗子陳王成美爲皇太子開成四年冬十月宣制未遑冊禮五年正月二日文宗暴疾宰相李珏知樞密劉弘逸奉密旨以皇太子監國兩軍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矯詔迎潁王於十六宅曰朕自嬰疾疹有加無瘳懼不能躬總萬機曰釐庶政稽於謨訓謀及大臣用建親賢以貳神器親弟潁王灝昔在藩邸與朕常同師訓動成儀矩性稟寬仁俾奉昌圖

必諧人欲可立爲皇太弟應軍國政事便令權句當百辟卿士中外庶臣宜竭迺心輔成子志陳王成美先立爲皇太子以其年尙冲幼未漸師資比日重難不遑冊命回踐朱邸式協至公可復封陳王是夜士良統兵士於十六宅迎太弟赴少陽院百官謁見於東宮思賢殿三日仇士良收捕仙韶院副使尉遲璋殺之屠其家四日文宗崩宣遺詔皇太弟宜於柩前卽皇帝位宰相楊嗣復攝冢宰十四日受冊於正殿時年二十七陳王成美安王溶殂於邸第初楊賢妃有寵於文宗而莊恪太子母王妃失寵怨望爲楊妃所譖王妃以太子廢及開成末年帝多疾無嗣賢妃請以安王溶嗣帝謀於宰臣李珏珏非之乃立陳王至是仇士良立武宗欲歸功於己乃發安王舊事故二王與賢妃皆以二月制穆宗妃韋氏追謚宣懿皇太后帝之母也上御正殿降德音以開府右軍中尉

仇士良封楚國公左軍中尉魚弘志爲韓國公太常卿崔鄆戶部
尚書判度支崔珙竝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敕二月十五日立
元皇帝降生日宜爲降聖節休假一日三月詔宮人劉氏王氏竝
爲妃敕朔望入閣對刑法官是日非便宜停五月中書奏六月十
二日皇帝載誕之辰請以其日爲慶陽節祔宣懿太子太廟初
武宗欲啟穆宗陵祔葬中書門下奏曰園陵已安神道貴靜光陵
二十餘載福陵則近又修崇竊惟孝思足彰嚴奉今若再因合祔
須啟二陵或慮聖靈不安未合先旨又以陰陽避忌亦有所疑不
移福陵實協典禮乃止就舊墳增築名曰福陵又奏準今年二月
八日放文應京諸司勒畱官令本處剋畱手力襍給與攝官者臣
等檢詳諸道正官料錢絕少襍給手力卽多今正官勒畱亦管公
事料錢少於襍給刻下事未得中臣等商量其正官料錢襍給等

錢望每貫割畱二百文與攝官餘竝如舊從之秋七月制檢校禮部尚書華州刺史陳夷行復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八月十七日葬文宗皇帝于章陵知樞密劉弘逸辭李棱卒禁軍護靈駕至陵所二人素爲文宗獎遇仇士良惡之心不自安因是掌兵欲倒戈誅士良弘志鹵簿使兵部尚書王起山陵使崔棟覺其謀先諭鹵簿諸軍是日弘逸季棱伏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嗣復檢校吏部尚書潭州刺史充湖南都團練觀察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珏檢校兵部尚書桂州刺史充桂管防禦觀察等使御史中丞裴夷直爲杭州刺史皆坐弘逸季棱黨也易定軍亂逐節度使陳君賞君賞鳩合豪傑數百人復入城盡誅謀亂兵士軍城復安九月下平章事尋兼門下侍郎以宣武軍節度使檢校吏部尚書汴州

刺史李紳代德裕鎮淮南帝在藩時頗好道術修攝之事是秋召
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於三殿修金籙道場帝幸三殿
於九天壇親受法籙右拾遺王哲上疏言王業之初不宜崇信過
當疏奏不省十一月鹽鐵轉運使奏江淮已南請復稅茶從之魏
博節度使何進滔卒三軍推其子重霸知畱後事

會昌元年正月壬寅朔庚戌有事於郊廟禮畢御丹鳳樓大赦改
元二月壬寅以淮南節度使檢校吏部尚書李紳爲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中書奏南宮六曹皆有職分各責官業卽事不因循近者
戶部度支多是諸軍奏請本司郎吏束手閒居今後請祇令本行
分判委中書門下簡擇公幹才器相當者轉授從之車駕幸昆明
池賜仇士良紀功碑詔右僕射李程爲其文三月貶湖南觀察使
楊嗣復潮州司馬桂管觀察使李珏端州司馬杭州刺史裴夷直

驪州司戶宰臣李德裕進位司空三月壬申宰相李德裕陳夷行
崔琪李紳等奏憲宗皇帝有恢復中興之功請爲百代不遷之廟
帝曰所論至當續議之事竟不行贈故中書令晉國公裴度太師
山南東道蝗害稼造靈符應聖院於龍首池四月辛丑敕憲宗實
錄舊本未備宜令史官重修進內其舊本不得注破候新撰成同
進時李德裕先請不遷憲宗廟爲議者沮之復恐或書其父不善之
事故復請改撰實錄朝野非之五月辛未中書門下奏據六典隋
置諫議大夫七人從四品上大厤二年昇門下侍郎爲正三品兩
省遂闕四品建官之道有所未周詩云袞職有闕仲甫補之周
漢大臣願入禁闈補過拾遺張衡爲侍郎常居帷幄從容諷諫此
皆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敬其言而行其道況蹇謗之地
宜老成之人秩未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氏舊制

昇爲從四品分爲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向後與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又御史中丞爲大夫之貳緣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爲憲臺之長今寺監少卿少監司業少尹竝爲寺署之貳皆爲四品中丞官名至重見秩未崇望昇爲從四品從之六月有禿鷺鳥集於禁苑庚子夜五更小流星五十餘旁午流散制以魏博兵馬直後何重霸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天雄軍節度使仍賜名重順中書奏請依姚璡故事宰相每月修時政記送史館從之以衡山道士劉玄靖爲銀青光祿大夫充崇文館學士賜號廣成先生令與道士趙歸真於禁中修法籙左補闕劉彥謨上疏切諫貶彥謨爲河南府戶曹敕自前中外上封論事有所糾舉則請畱中今後竝云請付御史臺不得云畱中不下如事關軍國理須宥密不在此限如臺司勘當後若得事實必獎奉公苟涉

加誣必當反問告示中外明知此意七月己巳北方有流星經天良久關東大蝗傷稼襄鄆江左大水彗復出室壁之間八月迴鶻烏介可汗遣使告難言本國爲黠戛斯所攻故可汗死今部人推爲可汗緣本國破散今奉太和公主南投大國時烏介至塞上大首領嘔沒斯與赤心宰相相攻殺赤心率其部下數千帳近西城天德防禦使田牟以聞烏介又令其相頡于迦斯上表借天德城以安公主仍乞糧儲牛羊供給詔金吾大將軍王會宗正少卿李師偃往其牙宣慰令放公主入朝賑粟二萬石九月幽州軍亂逐其帥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爲畱後三軍上章請符節朝旨未許閏月幽州雄武軍使張絳遣軍吏吳仲舒入朝言行泰慘虐不可處將帥之任請以鎮軍加討許之十月誅行泰遂以絳知兵馬使車駕校獵咸陽十一月丁酉朔壬寅夜大星東北流其光燭地有

聲如雷山崩石隕其華起於室凡五十六日而滅太和公主遣使入朝言烏介自稱可汗乞行策命緣初至漠南乞降使宣慰從之十二月中書門下奏修實錄體例舊錄有載禁中之言伏以君上與宰臣公卿言事皆須眾所聞見方可書於史冊且禁中之語在外何知或得之傳聞多涉於浮妄便形史筆實累鴻猷今後實錄中如有此色竝請刊削又宰臣與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請允懶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因有懲責在藩鎮上表必有批荅居要官啟事者自有著明竝須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固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爲信今後實錄所載章奏竝須朝廷其知者方得紀述密疏竝請不載如此則理必可法人皆向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從之李

德裕奏改修憲宗實錄所載吉甫不善之迹鄭亞希旨削之德裕更此條奏以掩其迹擢紳訪議武宗頗知之

二年春正月丙申朔以撫王絃爲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充幽州盧龍節度大使以雄武軍使張絳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幽州左司馬知兩使留後仍賜名仲武中書奏百官議九宮壇木大祠請降爲中祠宰相崔琪陳夷行奏定左右僕射上事儀注二月丙寅中書奏準元和七年敕河東鳳翔鄜坊邠寧等道州縣官令戶部加給課料錢歲六萬二千五百貫吏部出得平畱官數百員時以爲當自後戶部支給零碎不時觀察使乃別將破用徒有加給不及官人所以選人憚遠不樂注受伏望令部都與實物及時支還諸道委觀察判官知給受專判此案隨月支給年終計帳申戶部又赴選官人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今

年三銓於前件州府得官者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備兩月加給料
錢至支時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責清廉從
之太子太師致仕蕭俛卒祥柯南詔蠻遣使入朝三月遣使冊迴
紇烏介可汗以振武麟勝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
射兼單于大都護御史大夫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劉沔可
檢校右僕射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充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
使代符澈時迴紇在天德命沔以太原之師討之四月乙丑朔光
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德裕銀青光祿大夫守右
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崔珙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李紳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牛僧孺等上章請加
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戊寅御宣政殿受冊是月九日
雨至十四日轉甚乃改用二十三日時有纖人告中尉仇士良言

宰相作赦書欲減削禁軍衣糧馬艸料士良怒曰必若有此軍人
須至樓前作閼宰相李德裕等知之請開延英訴其事帝曰姦人
之詞也召兩軍中尉諭之曰赦書出自朕意不由宰相況未施行
公等安得此言士良惶恐謝之是日晴霽中書奏元日御含元殿
百官就列唯宰相及兩省官皆未開扇前立於欄檻之內及扇開
便侍立於御前三朝大慶萬邦稱賀唯宰相侍臣同介胄武夫竟
不拜至尊而退酌於禮意事未得中臣等請御殿日昧爽宰相兩
省官勵班於香案前俟扇開通事贊兩省官再拜拜訖升殿侍立
從之天德奏迴紇族帳侵擾部內敕勸課種桑比有敕命如能增
數每歲申聞比知並無遵行恣加翦伐列於鄆市賣作薪蒸自今
州縣所由切空禁斷五月敕慶陽節百官率醵外別賜錢三百貫
以備素食合宴仍令京兆府供帳用追集坊市樂人天德軍使田

牟奏迴紇大將溫沒斯與多覽將軍將吏二千六百人請降遣中
人齋詔慰勞之宰相李德裕兼守司徒太子太師致仕鄭覃卒六
月甲子朔火星犯木丙寅太白犯東井迴紇降將溫沒斯將吏二
千六百餘人至京師制以溫沒斯檢校工部尚書充歸義軍使封
懷化郡王仍賜姓名曰李思忠以迴紇宰相受邪勿爲歸義軍副
使檢校右散騎常侍賜姓名曰李弘順七月嵐州人田滿川據郡
叛劉沔誅之八月迴紇烏介可汗過天德至杞頭烽北俘掠雲朔
北州詔劉沔出師守鴈門諸關迴紇首領屈武降幽王授左武衛
將軍同正詔以迴紇犯邊漸侵內地或攻或守於理何安令少師
牛僧孺陳夷行與公卿集議可否以聞僧孺曰今百寮議狀以固
守關防伺其可擊則用兵宰相李德裕議以迴紇所恃者溫沒斯
心耳今已離叛其強弱之勢可見戎人獷悍不顧成敗以失二將

乘忿入侵出師急擊破之必矣守險示弱虜無由退擊之爲便天
子以爲然乃徵發許蔡汴滑等六鎮之師以太原節度使劉沔爲
迴紇南面招討使以張仲武爲幽州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
封蘭陵郡王充迴紇東面招討使以李忠忠爲河西黨項都將迴
紇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於太原制以皇子峴爲益王岐爲充王
皇長女爲昌樂公主第二女爲壽春公主第三女永寧公主上御
麟德殿見室韋首領督熟論等十五人太原奏迴紇移帳近南四
十里索叛將啜沒斯昨至橫水俘虜乘公主上表言食盡乞賜牛
羊事賜烏介詔曰朕自臨寢區爲人父母唯以好生爲德不願蹠
武爲名故自彼國不幸爲啜沒斯所破來投邊境已歷歲年撫納
之間無所不至初則念其饑歟給以糧儲旋則知其破傷盡還馬
價前後遣使勞問交馳道塗小小侵擾亦盡不計今可汗尙此近

塞未議還蕃朝廷大臣四方節鎮皆懷疑忿盡請興師雖朕切務
含弘亦所未諭一昨數使迥來皆言可汗只待馬價及令付之次
又聞所止屢遷或侵掠雲朔等州或劫奪羌渾諸部未知此意終
欲如何若以未交馬價須近塞垣行止之間亦宜先告邊將豈有
倏來忽往遷徙不常雖云隨逐水艸動皆逼近城柵遙揣深意似
恃媢好之情每覩蹤由實爲馳突之計況到橫水柵下殺戮至多
蕃渾牛羊豈愬馳掠黎庶何舉皆被傷夷所以中朝大臣皆云迥
絕近塞已是違盟更戮邊人實背大義咸願因此翦遂以雪殂謝
之冤然朕志在懷柔情深屈己寧可汗之負德終未忍於幸災石
戒直久在京城備知人心實憤惋發於誠懇固請自行嘉其深見
事機不能違阻可汗審自問遂速擇良圖無至不悛以貽後悔詔
太原起室韋沙陀三部落吐渾諸部委石雄爲前鋒易定兵千人

守大同軍契苾通何清朝領沙陀吐渾六千騎趨天德李思忠率
迴紇黨項之師屯保大柵十月吐蕃賛普卒遣使論普熟入朝告
哀詔將作少監李璟入蕃弔祭帝幸涇陽校獵白鹿原諫議大夫
高少逸鄭朗等於閣內論陛下校獵太頻出城稍遠萬機廢弛星
出夜歸方今用兵且宜停止上優勞之諫官出謂宰相曰諫官甚
要朕時聞其言庶幾減過

三年春正月以宿師于野罷元會敕新授銀州刺史本州押蕃落
銀川監牧使何清朝可檢校太子賓客左龍武大將軍令分領沙
陀吐渾黨項之眾赴振武取劉河處分二月先詔百官之家不得
於京城置私廟者其皇城南向六坊不得置其閒僻坊曲卽許依
舊置太原劉沔奏昨率諸道之師至大同軍遺石雄襲迴鶻牙帳
雄大敗迴鶻於殺胡山烏介可汗被創而走已迎得太和公主至